

戲

里裁外

黃宗洛 著



反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装帧设计:李伯红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常再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里戏外/黄宗洛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
(三情书系)
ISBN 7-5060-1312-6

I. 戏…

II. 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戏 里 戏 外

XILI XIWAI

黄宗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71千字 印数:1-4,000册

ISBN 7-5060-1312-6/Z·133 定价:17.20元

目 录

粉墨生涯	(1)
终身龙套	(3)
影视新“朽”	(12)
一块劈柴的自述	(14)
回炉重炼记	(18)
小草	(24)
扫边老生的苦与乐	(38)
我的“十八败”	(43)
舞台生涯的延伸	(52)
黄昏恋曲	(56)
朦胧晚霞自多情	(59)
答卷	(65)
黄门轶事	(69)
黄门轶事	(71)
“小妹”是我姐	(81)
“小毛”是我弟	(85)
书生本色黄宗淮	(105)
我家“老秘”尚梦初	(116)
演艺杂感	(121)

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123)
热泉觅丑	(125)
浮想联翩话津门	(131)
四叩杨王店	(134)
海内遐迩多知音	(137)
在“青纱帐”的日子里	(140)
我是假的！	(143)
“找罪”	(146)
故旧今又聚 丹心念赤子	(149)
故人离去戏犹在	(152)
泡出地道的京味来	(154)
我的惶惑	(159)
小谈“俗戏”	(163)
织成红云血泪染	(166)
我和电影结了亲	(168)
电影的未来属于你们	(176)
春天也是我们的	(178)
我与导演	(181)
焦先生教我演戏	(183)
从焦公习艺札记	(188)
墨菊焦惟话权威	(195)
咱给老虎跑龙套	(197)
晚秋更迷人	(203)
当代“三才”王秉林	(210)
须眉顾琴芳	(214)

多此一举	(222)
附：凡人奇才黄宗洛	黄维钧(224)
后 记	(241)

粉墨生涯



旧时寻梦在茶楼，
歌台舞榭少年游。
误陷艺海难自拔，
粉墨半生白了头。

——黄宗洛

—— 戏里戏外 ——

终身龙套

当着人,我喜欢以龙套演员自居,并非故作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本人跑过的龙套,为数可能不下半百——这就是我,一个演员,对革命文艺事业作出的微不足道的贡献。到将来谁都会有的那一天来临之际,我会没有内疚地含笑离去,因为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已尽力而为。

龙套二字,盖源于旧戏舞台上那些扛着旗牌,头顶尖帽,身着红绿套服的无名群众角色。在旧戏班里,龙套是下九流中的末流,自己没有行头,也没有固定单位和工资,到处赶场,跑一趟拿一份小钱,一年到头奔波于各戏馆之间,劳碌所得,仅足糊口。

3

①

解放后情况完全不同。新社会人人平等,尤其在以现代戏为主的话剧舞台上,着重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不论排什么戏都需要很多人来烘托,于是群众演员也应运而生。一般来说,群众角色没名没姓,只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或仅标明职称:什么要饭的、打鼓的、说书的、当兵的、拉洋车的等等,凡演这类角色的都算群众演员——相当于旧戏中的龙套。我作为一名文科大学生,还是名门之后,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人民的舞台上跑了一辈子龙套,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真是获益匪浅。

事情还得从我开始跑龙套的启蒙戏《龙须沟》(作者老舍,导演焦菊隐,副导演金犁)谈起。话说那第三幕是发生在一场瓢泼大雨



描摹丑类自豁达，
如醉似痴凭众哗。^①
晕进角色得其乐，
绳索也难困才华。^②

①宗洛同志以演小角色而称誉于北京人艺，《茶馆》中之松二爷、《智取威虎山》中的排长、《三块钱国币》中之警察、《遛早的人们》中之老教授等均为舞台杰作。曾以创作“百丑形象”为终得志愿。

②每参加创作奇趣妙想层出不穷，自备小道具之多往往被导演一个一个地“没收”，而宗洛不以为意，另谋新招儿。在《请君入瓮》排练中，英国导演托比曾用绳索于出场前捆住他的一只手，而宗洛更得其新裁，找到一只手的表演特色，一时传为佳话。

苏民诗 鄯修民画

之后，房倒屋塌，龙须沟一带的居民都先后被派出所所接到地势较高的小茶棚来避难，出场者足有二三十口子之多，记得当时在其列的演员有沈默、白山、孟瑾、李翔、牛星丽、金雅琴、尚梦初、兰荫海、林连琨等，英若诚扮演小茶棚掌柜，算是这个场面里的头面人物。权威导演焦菊隐靠的是群众路线方法搞活这一场面。他让每个演员自己规定角色的职业，家庭和人物关系以及随身道具，台词等等，不厌其详。大家共同遵循的艺术创造原则是：一切设想都必须从生活出发。别小看群众场面队里包堆没多少戏，而大家伙一大早就奔天桥、龙须沟、金鱼池一带走街串巷，观察生活，广交朋友。回来后还得记演员日记，写角色自传，交导演逐本批阅。进入正式排练之前，还要先做幕前生活小品，再搞戏中小品……事情可多着呐！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未

免小题大做。而当时每个人却都是这般地虔诚，做起来丝毫不打折扣。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少同志一直保留到现今。敌人台上台下，都有偏激倾向，故而做起来尤其过分：假设自己是个小贩，竟在宿舍窗前搭了个棚，摆起地摊，成天沉溺在角色里。时常走火入魔，人物附体就上了大街，一吃压饴饬，啃贴饼子，就大碗茶，混在人堆里没被人认出来，不免心中暗喜。记得群众演员做小品练习时，正副导演和各位主演均特地到场观摩，上上下下互相促进，整个剧组的艺术空气越发浓得不可收拾！

除了跑群众，幕后的人声，市声等效果也全由这帮演员包了。像小胡同里的水车声，隔壁作坊小炉匠的打铁声，夏天的惊雷声等等都是在场上人物心理变化的高潮时出现的，大伙儿做起来配合默契，妙不可言。导演对叫卖声的具体要求是：“有规定情景，有入物，有心理状态，有时间感和距离感。”谁若是不进戏扯着脖子干吼，准得挨克！小可并非原版《龙须沟》的老人，而是重排时新参加进去的。由于恪尽职责，工作积极，从而获得在后台叫卖“大块头血”“破烂”和“金鸡破晓”等三项专利，得意非凡！提前到位候场，静下心来培养情绪……几声不同音色的吆喝声，闻其声如见其人……等于自己又多扮演了几个角色似的。后来众人的劳动成果以叫卖组曲的节目形式出现，在晚会上，80年代还在中央电视台献过艺，别具一格，堪称绝唱。

《龙须沟》里的群众角色是有生命有个性的，和素有活道具之称的极无表情的老式龙套显然大有区别。郭老名剧《蔡文姬》中那些站班打旗的男女是脱胎于旧戏舞台上出将入相之前作铺垫的众旗牌，以齐整划一取胜。第二幕一开场九对彪形大汉，着胡服执丈八旌矛，垂雉尾，列队依次从边幕出，随着音乐的节拍越来越快，穿

行如梭，令人眼花缭乱，观者无不喝彩！老实说，我看了多半辈子的旧戏，为龙套的行进式拍巴掌，还是头一回。忽然，音乐嘎然而止，这十八勇士大呼一声，将手中旌旗柱地，伸直手臂朝前一推——一幅由人墙与五色旌旗组成的巨大穹庐展现眼前，蔚为壮观。台下又是一片啧啧赞美之声。全剧开端，大幕初启，是文姬夫人的大段咏叹独白，如果没有四个宫女，亦步亦趋尾随身后，相映成趣，绝不会如此扣人心弦，一下子就把观众抓住了，再如表现第三幕刀光剑影，哀鸿遍野的战乱景象，舞台上又不知淌洒了多少群众演员的汗水，敝人一直在乐池里打字幕，是每场演出的目睹者，亦曾为此赋诗一首：

诗情画意幻实虚，一代巨匠着笔奇。

花红似锦无限好，点点繁星伴文姬。

群众场面占人最多的大戏当属欧阳山尊执导反映苏联十月革命的大型话剧《带枪的人》，除人艺全体演员几无一幸免之外，还动员了部分前后台行政人员参加，可谓兴师动众矣。每个人都要同时扮演几个角色，争分夺秒地化妆换装，上上下下连轴转，稍有意慢就赶不上趟儿。当台上轰轰烈烈，台下热火朝天，真有点十月革命的劲头。我在其中先后扮演四个角色：先给资产阶级老爷看宅门，驼个背，说话阴阳怪气，都是《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显圣：太公在此，闲人不得擅入！紧接着摘下发套胡须，挺直腰板，进入另一角色的躯壳：——扮演一名从没摸过枪杆的裹进革命洪流中的少年红军新战士，在另一老兵的指点下，扛着大枪来回操练，确实憨态可鞠！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我又摇身一变，戴上夹鼻胡（来不及粘）以来自波罗的海水兵的身份，为无产阶级站岗放哨把大门。最后一幕，我又披上呢大氅，头顶哥萨克大皮筒帽，成为数

不清的带枪人中的一个，纵声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忙得个不亦乐乎，这回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叫跑龙套啦。

在焦菊隐、梅阡联合执导的现代话剧《智取威虎山》里，我仍然是一赶四，连续跨越四组不同的群体：扮演一对居住在深山老林的老年夫妇（与黎频同搭档），一撮毛闯入民居抄吃抄喝不说，还公然行凶，吓得二老只有哆嗦的份儿，连句整话也说不上来。这出戏用的全是软景，靠灯光变化，以变换神速著称，一环扣一环，瞬息万变，令人咋舌，使得观众始终处于紧张而兴奋的观赏状态！台上灯光暗转，我急忙掀下胡子、披上道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扮个小道士，口中念念有词地敲起木鱼来。接下来是威虎厅，派我扮个匪徒小喽罗，随着剧情的需要，将俺晋升为排长，奉匪首座山雕之命，执行骚扰夹皮沟居民点的任务。回山后，我将此情由编成一段白口，绘声绘色地向



威虎山一声令下，
黄排长一身披挂。
夹皮沟一场恶战，
众弟兄一共剩仨。

黄宗洛在《智取威虎山》威虎厅的这场戏里，完全用人物的叙述，表现了土匪在夹皮沟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的景象。

牛星丽画 林连昆诗

主子报告自己的赫赫战果——曰“丑表功”，居然博得满堂彩，一时传为佳话。前脚刚刚迈进后台，俺立马摇身一变，换上解放军的服装，随进山的小分队上场活捉座山雕与定河妖道。俺在戏里就是

这么一正一反，一反一正地变来变去，甭提多忙道啦！在田汉老执笔，焦菊隐、欧阳山尊联袂执导的历史剧《关汉卿》中我也是一赶三：前场集市饰行医巫士；中场扮斩窦娥行刑的刽子手之一；后场演关汉卿的老家院。

那时节，大家伙都有股子傻劲，不计角色大小，争先恐后，甘当螺丝钉，谁也不含糊，以多演为荣，以多演为乐。以《茶馆》为例，老演员童超，前饰庞太监，后演说书的，戏都不多，而创造的两个形象却迥然不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扮演王利发贤内助的孟瑾同志第二幕正戏才出场，于是第一幕戴上发辫，穿上袍褂，背对观众反串后座一位先退场的老爷儿们茶客；牛星丽一幕演康六，二幕演进茶馆行抢的伤兵，第三幕演倒腾旧货的。我在《茶馆》中实际上也演过三个角色，除松二爷众所周知外，第三幕原到茶馆收电灯费的便是在下，操胶东口音，是微跛，以有别于松二。后来导演担心观众认出是我，没敢让我上，我还老大的不高兴呐！不过临近结尾，
 ⑧ 随小刘麻子出场，在两厢伺候的宪兵中一直有咱一个。出国时为了全体谢幕，才不得不把那份“兼差”割舍！

戏轻时，多跑俩龙套没得说，戏重时，我也得顺手牵羊，拣个把龙套演演，演员嘛，干什么吃的？理应当“人”（人物也）不让。《像他那样生活》中我演警官巴孝，戏本来就相当重，又自找麻烦——本人瘦小却塞一身棉衬冒充胖体型，当然就更吃重费工啦。我在正戏出场前还抢着夹塞扮个从刑讯室走下来的行刑人。我煞费一番苦心，袒胸露怀，胸脯上画满了毛，脸上冒油，扎着条湿汗巾，手提烧红的烙铁，筋疲力尽地从内室走出将幕后边刚动过大刑的残酷情景，间接而形象地带到观众眼皮子底下！后来由于改装换装实在来不及，才不无遗憾地放弃了这一外加的小角色——唉，怎么

说呐,一个迷恋自身职业的演员,其表现欲望之强烈,恐非常人所能理解。

在北京人艺,不光像我这样的小萝卜头演员跑龙套,大演员名演员也照跑不误。一级明星舒绣文从上影厂调到北京人艺后,重返舞台的打炮戏就是在《风雪夜归人》中串演一个没台词,捂着嘴只顾傻笑的泡后台的女中学生,真绝啦!据说当年舒大姐自己就是这样从跑后台开始弃学从艺的,难怪啦!在人艺尽演主角的郑榕,“文革”后再度出山,也是在话剧《万水千山》里跑群众,一赶三:先演国军师长,中间扮个和尚,结尾再演个老梢公。尽管每个角色只露一面就完事大吉,可他老哥在后台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化妆造型。郑榕本是学美术出身,功底深,经过他老兄一番精雕细刻,形象迥异,判若三人。小弟我真长见识啦!

《水井胡同》是当时北京人艺以中青年演员为主的一台演出,敝人在其中前饰人贩子,后饰影视导演,论戏词也就三句半,心想绝不能因为自己有点名气了,资历深了,就端起架子来挑挑拣拣。还得一如既往,指哪儿打哪儿。当时我还在拍电视剧《泥人张》,为这三句半角色,三次往返承德北京之间,下了夜班火车就上排演场,两头没耽误,一口气以B角名义顶了一百多场,咱这是自甘陪公子读书到底嘛!

去岁,我又在李婉芬改编,苏民导演的现代剧《遛早的人们》中演个半身不遂,有话说说不出的瘫痪老人,尽管张嘴只能发几个单音,却不时博得堂前阵阵喝彩,我猜想这是新老观众对咱数十年来安于平凡工作的一种鼓励吧!岁月如逝,余已年逾花甲,这两出戏很可能是我告别舞台的封箱戏呢。此生碌碌,以跑龙套始又以跑龙套终,可谓善始善终矣!老师母胡絮青曾为小可题诗作画:“常

现地角乱石间，餐风饮露自怡然，但求遍野葱葱绿，休与红花争娇妍。”获此《小草》美誉，黄三亦无愧矣！

人各有志，眼下有个把新秀，初露头角便宣称：“非主演不干！”若请他上个群众角色，回绝得倒也干脆：“咱没挣那份钱；”理由也十分冠冕堂皇，多劳多得嘛！我们的想法可不大一样：“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彼此理解不同，南辕北辙矣！

三言两语肯定说不清，还是摆一摆龙门阵吧。摆摆我在大导演焦菊隐排的小戏中扮演末将小角色的遭遇：独幕话剧《三块钱国币》中的警察在丁西林先生原著中的确是个无足轻重的龙套角色。“是的嘛！”乃此君口头禅，你说一千道一万他还是这句话：“是的嘛！”他愣靠这三字经混事，圆滑处世，左右逢源，以便保住饭碗。本子写得极好，台词尤其精彩，耐人寻味，属高乘喜剧。令人伤脑筋的是有点光说不练，太太和二位学生双方逗嘴皮子，绕着弯地旁敲侧击，避免正面交锋，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才冲突起来。富于正义感的大学生杨长雄（朱旭饰）被迫采取激烈手段，盛怒之下，故意摔碎吴太太（金雅琴饰）的另一只花瓶，赔偿三块钱国币了事。用戏剧专用术语来剖析就是戏剧冲突发展过于缓慢，很难抓住人，等观众明白过来时，戏也宣告结束。现在回想起来焦先生当初指派我扮演这个蹩脚的糊涂警察恐怕是有意让咱节外生枝，让这老小子把水搅浑。根据导演本人对大后方生活深刻而细致的观察，给我这个警察赋予爱占小便宜的天然本能，这一招果然奏效，场上气氛顿时为之活跃起来，原著中警察曾没头没脑地说过两句颇费解的话语：“刚刚路上碰到几个同乡，他们听说太太是外省人，就不让李姐当铺盖喽。”导演启发我抓住大后方本土人与下江人之间的矛盾这条线索生发开去，与前者结合，双管齐下，深入到剧情中去，巧

妙地牵动了观众的喜剧神经,自始至终笑声不断,我这名龙套角色,戏也越加越多,几乎喧宾夺主。同场演员开玩笑:“这出戏可以改名《警察与小偷》吧!从此我的喜剧才能,逐渐得到同志们的认可。这出不起眼小小独幕剧也终成为剧院的一个保留剧目,与其他经典巨著并列。而同时这位操西南口音的警察和关东味的小匪徒等角色先后成为敝人 50 年代后期初露头角的代表作,被评为青年演员中之佼佼者。由此可见,跑龙套并不是某些人想象得那样没出息。只要辛勤耕耘持之以恒,终归会搞出点名堂来的。时至今日,老朽以垂暮之年尚不甘寂寞,大胆闯入银屏。之所以这般地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人物形象积叠——那是在舞台上数十年龙套生涯攒下来的一笔雄厚资本!

影 视 新 “朽”

1987年,我办了离休手续,怅然告别舞台。封箱戏是那出描写老年生活的《邈早的人们》。本人在其中扮演一名坐在轮椅上,言语失灵,只能发出有限几个单音的瘫痪老者。众所周知,不才在北京人艺,一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大龙套。混迹舞台凡40余载,以跑龙套始,以跑龙套终,可谓善始善终矣。

下了台,未容喘息,更来不及闹情绪,便不由自主地被裹进影视拍摄的大潮,一部紧接一部,马不停蹄,欲罢难休。“余热”似乎发挥得比“正热”还大发,于是乎“龙套大师”改衔“影视新朽”。小可一向胸无大志,甘为牛后。荧屏10载,虽说出境率较高,不下数十部之多,照旧演些没多少台词的边沿角色。偶尔撞大运摊上个把主角,并在国内外大赛中攀折桂枝,纯属黄某人本分之外的变奏曲——吹跑了调!不足为训耳。

戊寅岁首,为纪念中国话剧运动90周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为近千名常年从事话剧工作的老艺术家每人颁发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大奖章,鄙人亦滥竽其中——从艺够50年就作数。沉甸甸的镀金牌牌挂在脖子上,自己感到不大是滋味!50年固然不算短,人生几何,半个世纪过去啦!然而细究起来,这里边伤耗大着哩!拿我来说:先是半途出家,辍学从艺,凭的是血气方刚,东突西碰,经常搞得自己头破血流,狼狈不堪,几度险被国家剧院淘汰出列;有道是: